



# 天津和奥密克戎毒株打一场正面遭遇战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奥密克戎突袭天津。1月8日,天津市津南区首现20例阳性感染者,9日,该区又增20例阳性感染者。这个被公认“跑得很快”又“藏得很深”的病毒直至被发现时,已经在社区传播了至少三代。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这次天津疫情是奥密克戎变异株首次在我国内地发生本土社区传播,这意味着,天津打响了中国奥密克戎防控第一场大规模正面遭遇战。

## 全员核酸,力争48小时内摸清疫情风险底数

奥密克戎毒株之所以备受关注,原因在于其传染速度快、隐匿性强。它携有大量基因突变,仅在其表面刺突蛋白上的变异就有30多处,新冠病毒就是通过刺突蛋白与人类细胞受体结合,感染人体的。

事实上,天津是内地首个报告发现奥密克戎境外输入病例的城市。12月13日,天津市疾控中心报告12月9日在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中发现奥密克戎感染者,属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1.1.529进化分支),但此次通报的病例为入境闭环管控人员,未引发本土疫情。

张伯礼认为,天津市疫情防控体系是严格高效的,市民防控意识较强,在这种情况下疫情能隐匿传播,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特性不无关系。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者多表现为无症状或轻症感染,患者就医主动性不足,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也是当前防控的难点。

1月8日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后,这座有1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迅速有序行动起来。天津市委市政府表示,坚决把全市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在疫情出现的区域,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封控管控工作,目的就是在最短时间内阻断疫情传播渠道,尽快扑灭疫情。

与此同时,流调溯源分秒争地推进,1月8日24时,天津市疾控中心完成8日新增两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其均属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1进化分支),但与天津市之前已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序列,不能确认为同一传播链。

尚未发现源头,天津市防控指挥部向广大市民群众发出倡导:非必要不离津。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速度、隐匿性、穿透力都不同以往,8日晚,9日凌晨,天津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筛查,争取用48个小时时间,全面摸清疫情风险底数,消除病毒传播的潜在风险。

##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有明显低龄化趋势

颇受关注的是,截至目前天津公布的40名本土阳性感染者的流调情况看,中招者大多来自



1月9日,天津大学师生核酸检测现场。

天津大学供图

自托管班、在校学生及其家长。此外,一些封控区居民也被陆续检出,其中占比最多的是5岁至15岁的儿童青少年,人数达到24人。

本轮疫情最初发现的两例本土阳性感染者,分别出现在天津市津南区两个不同的乡镇,前者是辛庄镇一托管班的工作人员,后者是咸水沽镇咸水沽第七小学一名10岁学生。随后疾控工作人员围绕这两例患者分别排查密接和次密接人员,被感染的学生分别来自当地至少三所中小学。

张伯礼分析,从天津目前疫情排查情况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有明显低龄化趋势。他提醒,儿童青少年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主动就医意识不强,是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应高度关注。

为了有效防范疫情传播风险,天津市已宣布从9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8日起,已暂停全市所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学科类及非学科类)、职业培训机构、成人培训机构、托管服务机构任何形式的线下培训服务、托管服务。

## 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数九隆冬,天寒地冻。这几日,天津平均气温均在零摄氏度以下,夜间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1摄氏度。但在疫情暴发的封控区、管控区,在全市各个核酸检测点,尽是温暖的画面。

很多年轻人自发加入了社区的志愿者队伍。家住津南区盈翠名苑的一名高校女教师听说社区招募党员当志愿者,毫不犹豫地报名了。8日晚,她负责小区里20户居民核酸检测的通知工作及核实工作,也就是说,挨家挨户敲门喊大家做核酸,等全都结束了再挨家核实有没有遗漏。检测从傍晚7点多开始,直到第二天两点半她才交完表格回家。那个寒冷的冬夜,她身边聚起不少热心人,有的人只说一句话,我听安排,让干啥就干啥!

8日一早,津南区欣达西里菜鸟驿站的快递小哥王家庆送快递时进入了涉疫小区,等他放下快递转身想离开时,小区因为出现确诊病例被封控,所有人不能离开。被困的王家庆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长队做完核酸检测并收到阴性报告后,主动申请当起

## 不开刀的医美也有很大风险,修复难上天

不断曝光的负面消息并没能打击求美者的积极性。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预测,2022年中国整形美容市场规模将达到3000亿元。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19年,中国医疗美容市场规模达到1769亿元。这个规模还是当年增速降低至22%的结果。

中国医美整形行业的迅速扩张背后存在着诸多问题,找石蕾做修复的患者在不断增加。李洋找到石蕾时,几乎是哭着求她做修复,因为“危险”严重,且精神状态不稳定,李洋已经被多位医生拒绝。石蕾用了近一年时间、4次手术才为李洋做好修复。

因为部分皮肤已经溃烂缺失,石蕾为李洋的头皮埋置了像气球一样的扩张器,把皮肤撑大,以补充缺失的部分。经过修复,她至少可以比较正常地融入人群,走在路上,不会被看作一个怪物。

在石蕾看来,李洋是幸运的,至少她融入了正常生活,而有一些患者因为注射不明材料甚至会失明、偏瘫,所以说,不开刀的医美也一样有很大风险,不是到美容院做个脸那么简单,大家其实是把医美的风险看得太轻了。石蕾说。

《白皮书》显示,目前医美市场上流通的注射正品率仅为33.3%,即每3支注射剂当中,就有两支是水货、假货等非法注射剂。已经被国家明令禁止7年的奥美定,现在依然披着玻尿酸的外衣混迹于医美整形市场。

网友米米曾在网上分享过自己注射奥美定之后的惨痛经历。她在额头、卧蚕、山根、鼻梁、鼻头和下巴注射过奥美定。结果鼻头发生了皮肤破溃,米米又不得不去做奥美定取出手术,但是由于奥美定已经广泛渗入组织中,还把米米的一根血管彻底堵死,所以最后只能把一些肉和组织一起挖出来,整个皮下就空掉了。后来,米米又做了3次鼻部整形,包括在鼻头垫了一块自体肋骨,鼻头上依然有一处无法消除的凹痕。

如果把所有整形失败的人比喻成一座冰山,那么露在水面上可以被看见的一角,是因整形而去世以及被曝光的极端案例,而水面下的主体部分是众多像李洋、米米这样的人,整形虽然没有危及她们的生命,但她们同样是不规范、甚至是不合法整形操作的受害者。

石蕾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她接诊的修复患者中,有很多是因为熟人介绍而去做医美整形,

## 利他精神 源于母亲的人情味儿

在他人需要时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利他精神”在少年李建全的心里就已埋下了种子。

20世纪60年代,很多人的温饱难以满足,李建全也经常挨饿。对于他们一家来说,有得吃就是一件幸福的事了,母亲却总把仅有的食物送给讨饭的人,自己饿肚子。

当时,母亲的做法让李建全大为不解。后来,他才发觉,母亲的人情味儿,宁可苦了自己也要帮助别人才是真正的伟大。所以(在创办企业时)我宁愿放弃高速发展的机会,也要把品牌做好,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在非典、汶川大地震,包括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稳健始终走在前面,为抗疫、救援提供物质支持。

2020年春节将至,稳健发现口罩等防护用品销售得特别快,本来能保障供应到2月底的库存,在1月就全部售完。李建全发现医院里不少医生有疑似感冒的症状。李建全敏锐地察觉到情况不对,觉得必须多做一些库存保证市场供应,因此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社会需要时我们出手,需要我们“卖命”时,我们总是挺身而出,不讲任何条件,不讲价钱,不讲利益,这样才能把企业做好。李建全说。

## 严把质量关,甩掉“垃圾”的帽子

在李建全看来,“利他精神”的另一种体现是把好质量关。为此,他曾两次冒险“砸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自己开工厂。

1978年,李建全从湖北省外贸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当外销员。当时,我国企业做国际贸易要通过外贸公司。李建全就成了中国第一批做外贸出口的人。

随着一些大企业慢慢有了进出口权,李建全发觉自己的工作势必越来越困难,而且贸易公司很难管控产品的质量,交出去的货物经常遭到投诉,有外国人说“中国产品是rubbish(垃圾)”,这些言语深深刺痛了他,也激发了他的民族情结,希望有朝一日能改变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地位。

改革开放了,特区会不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产品质量会不会好一点?带着这样的期待,李建全抛掉“铁饭碗”,辞职来到珠海,又辗转到深圳,创办了现在的稳健公司,生产医用敷料,包括做手术的一次性材料和感控防护用品。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甩掉“rubbish(垃圾)”的帽子。为了目标,李建全再次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开工厂”,自己供应原材料。只有自己说了算,才能严把质量关。所以,我们才能在10年间超过很多公司,成为小小领域的No.1(第一名)。我始终没有得思路决定出路,如果只想着赚钱,可能也不会有稳健的今天。

李建全总结了经营企业的三句箴言:质量优先于利润,品牌优先于速度,社会价值优先于企业价值。一个企业要想做得强大,首先是质量。没有好的质量绝对成就不了一个品牌,当质量和利润发生矛盾的时候,一定要放弃利润,坚持品质;当企业发展的速度与品牌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不能再去追求速度了。他说。

## 让棉制品成为“新国潮”

从生产医用敷料、棉签、口罩等产品,到相继推出全棉时代、津梁生活,稳健的发展都离不开“棉”。

李建全认为,棉能够为人们的全生活场景提供健康舒适的解决方案。比如,如果常年卧床的老人使用纯棉的床单被罩,躺在床上会感觉更舒服透气,不容易让皮肤溃烂。加上一些抗菌消毒的成分在纯棉的床上用品、衣物里,长期卧床老人的褥疮好得快。还有很多婴儿用品、越来越多人使用的棉柔巾都是纯棉的。棉制品满足了人们对于健康、美丽生活方式的需求。李建全说。

李建全对棉非常着迷,他曾多次去新疆考察棉花生长环境,看到棉花的种植让戈壁、干旱盐碱地重新焕发生机,极为震撼。他形容棉是一种“正能量的纤维”,棉花是一朵阻止地球流浪的花。

他举了一个直观的例子:2011年,新疆棉花的种植量为550万吨左右,这些棉花在生长过程中能吸收约3750万吨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减少了我国0.3%的碳排放。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而这只是从棉花种植的角度去测算,棉花做肥料也可以减排,这有利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李建全介绍,现在市面上70%的衣物、用品都是化学纤维制成的,棉、麻、毛、丝4种天然材料只占30%。化学纤维是从石油中提炼出的,会造成大量碳排放,给环境带来极大压力,这是不可持续的。在研究棉的几十年中,我发现棉的透气性、舒适性、保暖性以及健康性是领先的。棉花摘下后就可以直接纺织布,废弃的棉制品埋在地下就成了肥料,没有任何污染。

他相信,随着科学家对棉的种质技术和基因技术研究的发展,未来,棉制品将兼具更多性能优势,更为消费者喜欢,更能促进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更能推动绿色消费模式和大健康产业的健康发展。

了社区防疫志愿者。我送物资轻车熟路,也会跟老百姓打交道。他对社区工作人员这样介绍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8点,穿着绿色的防护服,每家每户通知大家去测核酸,传递生活用品,中午就坐在楼梯上吃盒饭。因为没地方住,他每天睡在自己的车里,晚上太冷的时候会到菜鸟驿站躺一会儿。但他不怕吃苦,他笑着对记者说,自己买的衣服,都不如这身免费的防护服穿得帅!

在河北工业大学,大部分学生已经提前放假回家。还有一批冬奥会志愿者留在学校参加培训,疫情暴发后,这些年轻人从冬奥会志愿者立刻转变为抗疫志愿者。听到号召,短短的一分钟,82名冬奥志愿者挺身而出。在校内、在核酸检测点,他们在凛冽寒风中长时间坚守,这群志愿者身上的热情与奉献,仿佛冬日暖阳。这些年轻人在请战书上印下一个个鲜红的手印,这是他们战胜疫情的坚定决心和担当。

农历腊八这一天,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全市父老乡亲发出问候:有全市上下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顽强拼搏,有父老乡亲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温情坚守,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全员核酸检测检测的硬仗,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 16次整容 也拯救不了的容貌焦虑

黑针“白皮书”指出,我国医美行业的合规从业者大约只有1.7万名,而非合规从业者数量却超过15万名。这些非法从业者中不乏只经历几个月、甚至几周培训的美容师、美甲师、美发师等,他们穿上白大褂,摇身一变成为了“整形医生”。

现实是,很多消费者并没有把医美整形看成一种医疗行为。石蕾说,有的人觉得和去饭店吃顿饭一样轻松。像李洋这种在家住自己脸上注射材料的人不在少数,不少网络博主在小红书、抖音等网络平台上分享自己在家打水光针的经历,并告诉网友,整个过程轻松、简单。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找石蕾做修复手术的患者,绝大部分都不是第一次做修复。石蕾说,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整形机构承诺来了不满意可以重新做,然而第一次做不好的话,后面其实也很难做好。

对于想要进行医美整形的求美者,石蕾建议,要去正规的医院或者机构,找有相关资质的医生。此外,还需要认真做功课,不能仅凭一些宣传广告就做出选择,尽量避免“手术一时爽,修复难上天”的悲剧。

## 医美整形本质上是一种医疗行为

《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医疗美容活动涉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才能开展执业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具备法定条件,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不得违法采购、使用医疗美容类药品和医疗器械,不得发布医疗广告或变相发布广告。

医美整形本质上是一种医疗行为。石蕾说,所有涉及老百姓生命健康的医疗行为都存在风险,为了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医生会进行漫长的学习、训练,最后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筛选。

石蕾表示,合格的整形医生必须取得执业医师证明,考取下来平均需要5-8年的时间,其中要经过正规大学的系统学习和多年的实习,考取执业医师证明后还要经过至少两年以上的积累才能够独立操作医美整形项目。

2018年,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和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医疗风险管控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医美地



文策:刘昶爽 漫画:许唯 编辑:姜蕾 齐征 顾问:郑萍萍 现实生活中没有完美的体系和人,我们需要与这些“不完美”相处、接纳并和解

# 医美整形如何避免“手术一时爽,修复难上天”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刘昶爽

手术一时爽,修复难上天。一次因冲动进行低价且不专业的(医美整形)手术,后面可能10年都在漫漫维权路上,并且可能要花几十倍、上百倍的钱去修复。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石蕾曾在她的微博账号上直白不讳地这样说。石蕾坦言,她现在做的近一半的手术,都是为医美整形失败的患者进行修复。

在众多整形修复的患者里,李洋(化名)让石蕾印象最为深刻。烂脸对于李洋来说,是一种写实描述而不是夸张的修辞。石蕾第一次见到李洋时,她的额头连着半个头顶都已经没有了皮肤,红色的皮下组织直接裸露在外面,大约有一个巴掌大小。

李洋仅仅是注射了某种材料,一种微创操作。当李洋找到石蕾时,石蕾发现,超声核磁的分辨率都不足以定位她面部广泛分布的小剂量材料。也就是说,李洋的脸上弥散着注射进去的材料,而材料是什么,李洋自己并不知道,医生更是无从知晓。

石蕾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相对于割双眼皮、隆鼻等传统整形项目,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的是包括注射某种材料在内的非传统整形项目,比如水光针、肉毒素、玻尿酸、胶原蛋白等注射都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声、光、电类项目,比如超声刀、激光、热玛吉等。

注射类整形项目,因为属于微创操作,所以给大众造成了一种“不会有什么风险”的错觉,而事实并非如此。石蕾说,曾经风行一时的奥美定,学名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一种无色透明类似果冻状的液态物质,据说损害了几十万名中国女性的身体,而且真实的数据,可能比这个还要多。

2006年,因疑似不良事件和患者投诉,奥美定被国家药监局叫停,当年《新京报》报道:全国到目前注射奥美定的消费者有多少并无精确统计,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乔群教授曾保守估计,至少有30万人。

奥美定被称作人造脂肪,可以用来填充身体的多个部位,被不少女性用来隆胸。该材料注射进身体之后,会游走于身体各处,损害身体的神经系统和器官组织,有女性在用奥美定隆胸后乳房坏死,不得不将其切除。

除了注射类整形项目存在风险,其他整形手术也有风险。2021年5月,杭州一女子因做吸脂填充手术而不幸离世的消息一度引爆网络。

医美整形失败后的维权也较常见,2016年至2020年,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医疗美容纠纷案,占同期医疗纠纷案件数比例从10.8%上升至27.0%。

被熟人给坑了